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濂溪先生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通書

康節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无聲无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之謂變
謝斷道錄

天只是以

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並呂與叔東見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劉絢所錄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无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

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无加損焉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經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説則无可説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一作有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

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並入關語錄

横渠先生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

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為聖人也前謂聖人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失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

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閒見不足以為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為已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

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為不勉勉　百姓日

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並易說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

經學理窟

廣平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

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

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始據人所言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无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者也无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

食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碎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仲素問横渠曰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无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无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

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泥沙混之矣泥沙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

歟餘杭語錄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无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者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

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无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與物是兩般性_{蕭山語錄} 又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 道者民所日用故可使由

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世儒以謂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智術籠天下之愚而役之失其旨矣語解

廣漢張氏曰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明之之說某所荅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更不容

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斯言最為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答吳晦叔書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蓋惟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於此成其大小

其性者於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為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為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陰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

人使仁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
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
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
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
道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
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
又成於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於斯矣然經
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

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為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

漢上朱氏曰知易无方則知易无體知易无體則知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在天日月之行也晝夜之經也寒暑之運也在人屈伸也動靜也語

默也推而行之故以是名之為道知一陰一陽之道則繼之而不已者善也君子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亹亹焉孜孜焉不敢須臾舍也夫性无有不善不善非天地之性剛柔之氣或得之偏乃有不善有不善然後善之名立善不善相形而後命之也善反其初者不善盡去則善名亦亡故舍曰善而成之者性也性自成也豈人為哉性即天地也所謂誠也仁者見其道濟天下得易之體

也故謂之仁智者見其旁行而不流得易之用也故謂之智百姓習焉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故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仁智合體用一兼體陰陽而无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者具仁智之成名得道之大全者也易傳　仁者見其靜則謂之仁智者見其動則謂之智君子之道則合仁與智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並本義　問陰陽何以謂之道

曰當離合看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无那氣質則此理无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横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問本義云道具於

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无端无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无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

陰從古至今恁地滚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説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説人性上事　就人身言之道

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　天地之間无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黙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揮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

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横看成嶺側成峯也　問孟子只言性善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

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緜緜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

把做人物之性得　問繼善成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无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无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

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智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智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並語錄）又曰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无所為也（答張洽書）

東萊呂氏曰太極圖義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動而生陽

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圖義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病通書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答朱侍講質疑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康節先生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

也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者乎並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經說

和靖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呂堅中記尹和靖語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游氏拾遺　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呂與叔東見錄　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游定夫所錄

横渠先生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為能弘道也　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

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繫之爲言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

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並易說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正蒙　聖人无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

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經學理窟　已上一條

補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且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道之行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剛柔

相摩萬物變化顯諸仁也雷霆之所以鼓風雨之所以潤日月寒暑之所以運行莫知其然而然藏諸用也天理自動萬物聽之鼓萬物也此天道无心之妙猶不與聖人同憂者蓋聖人有相之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无憂謂以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

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本義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忠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　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

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　道家脩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兑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

是仁底心　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此問是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横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著可見者藏諸用

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无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

只是人安得而无憂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　明道兩句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_{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顯諸仁者此理无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於風雨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无非教者是之謂顯是无非仁即此便是奧義故曰藏

諸用 麗澤論說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伊川先生曰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經說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无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暢潛道錄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无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楊遵道錄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

之謂神要思而得之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說易

白雲郭氏曰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

於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

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

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

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哉横渠曰

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窮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　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語錄並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康節先生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劉絢師訓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並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經說

天地陰陽其勢髙下

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附劉元承手編）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呂與叔東見錄）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鼂氏客語）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逺矣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易並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且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為成象之始坤則效法於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

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於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生生不窮如環无端此之謂易太極不動則含兩儀動而生陽一太極兩儀而成象此天所以三也靜而生陰陰配於陽猶形之有影故兩剛柔男女兩效之法此地所以兩也成象者健也此之謂乾

效法者順也此之謂坤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之變可以前知此之謂占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陰陽變化不可測度此之謂神是道也在聖人為德業在天地之用為易簡在易為乾坤為占為神以兩言該之曰仁智以一言該之曰道其實一也易傳 易之乾坤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上下不居周流六虛蓋象乎帝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並本義　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

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

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交易有變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

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

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分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藉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

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　成象效法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

辰在天亦无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效如陳效之效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效呈也如曲禮效犬者左牽之之效蓋乾只是成得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者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易說

又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麗澤論說

右第五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伊川先生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

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於斯此易道之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廣者坤也大者乾也以言乎遠者變動也入於无形莫之能禦也以言乎邇者不變者也靜而守正一天下之動者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不變互相推盪而萬物備矣廣矣大矣備矣所謂富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

備言无所不有本義　夫易廣矣大矣至静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静而正須著工夫看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眞實所以下箇正字　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静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見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語錄並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康節先生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无轍迹也觀物內篇

明道先生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經說

向雲郭氏曰乾爲陽主動坤爲隂主靜一於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於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乾之靜以一陽藏於二陰之中陰不能撓故專及其動也九變為六依坤而行故直坤之靜也以一陰藏於二陽之中隨陽而入故翕及其動也六變而九從乾而出故闢直則自遂闢則寢昌大生者通乎形外廣生者用止乎形此廣大之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

而動用静别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盖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本義

乾静專動直而大生坤静翕動闢而廣生這説隂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静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静也翕其動也闢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有虛

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　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虚所以天之氣流

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濶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

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並語錄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伊川先生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經說

横渠先生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為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於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為

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本義

右第六章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一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明道先生曰易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並呂與叔東見錄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並劉絢錄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　成之者性也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

也經說　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游氏拾遺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徳之純純則不已純則无間斷矣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並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

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也蓋知崇則德業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

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卑必法地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

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為道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於天道之至也无體以範

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先王之禮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或以為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易曰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之謂也中庸解

和靖尹氏曰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文集

白雲郭氏曰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嘆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

故聖人先歎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易之廣大備於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无與於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

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於天地人鬼之變化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延易說

漢上朱氏曰將以崇德故知崇將以廣業故禮卑崇上達易自下升也卑无不至易徧體也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可謂知崇矣知崇則德崇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禮卑矣禮卑則業廣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德崇業廣則上下與天地同流易者天地之用也尊卑有定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者存其所存則天地位天地位則道義出道義者用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道有變動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夫萬物皆備於我而存其所存者何也去人欲而天理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本並義

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

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无有出其下者看甚麼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无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无非至卑之事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極卑无所欠闕所以

廣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

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成性如名明德如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

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完具无有欠闕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无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横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横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

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横渠說成性别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横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

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繼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而不知

夜知夜而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　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麗澤論說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濂溪先生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通書

伊川先生曰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

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橫渠先生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之為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

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荅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黄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

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黄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京師語録　又曰形容者乾為圜坤為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會通　已上二條補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盜之招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

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於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為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於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

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王昭素合初六藉用白茅通為一章令從昭素天下之至賾者理也天下之至動者時也畫卦以明理而卦有變生爻以明時而爻有動擬諸其形容者剛柔有體象其物宜者百物不廢

是故謂之象會通者亨也典禮者大猷也觀時之會否者既通則斟酌大猷損益而行之所以嘉其亨之會也又繫辭以斷其吉凶知用各有時時不可失是故謂之爻如顛趾出否豕塗鬼車言天下之至賾也然象其物之所宜雖至賾而不可惡也如升降上下反復相變言天下之至動也然斷之以吉凶雖至動而不可亂也言者尚其辭故擬之而後言則无妄言動者尚其變故議之而後動則

无妄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語默動靜皆中於道易言變化者四曰天地變化者乾坤變化也曰乾道變化者乾之變化也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爻象之變化也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言行之變化也或語或默或出或處變化也爻象之變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行之變化體易也自此以下舉諸爻以明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如是易傳

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

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卦之象焉有爻之象焉象也者言乎其象者也言卦之象也爻象動乎內言爻之象也方設卦變爻之時其象已具乎卦爻之中叢說

新安朱氏曰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惡猶厭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

七爻則其例也並本義　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賾　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匠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

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名一樣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葢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

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

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无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

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

便是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與禮葢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不可亂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

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　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

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並語錄）

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答方士繇書）

東萊呂氏曰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无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易說）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先生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

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中誠所通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

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於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

曲也明則誠矣无物不誠也中庸解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荆州語録

白雲郭氏曰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且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於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於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靡當作縻中孚九二辭也二在內居室也二動五應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也兊口不動則不正巽五不應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也坤為衆行出乎身加乎民也內近外遠言發乎邇見乎遠也艮門震動樞機也或應或否榮辱之主也乾坤天地震巽相應動天地也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當如是此動彼應非變化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九五辭也五應二也乾

變為金兊金斷之故曰其利斷金言同心之利動而不括者然也巽為草為臭陽為芬芳二五相易芬芳上達兊為口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可服也震動或語或出也艮止或處或默也出處語默不必同所同者心則其利可斷其言可服變化不同其歸同也明言行不必同也中孚同人二五相易乃成變化故曰一則神兩則化一者合兩而為一也文辭曰用大師克相遇五四動而克三乃

與二遇繫辭所陳止以二五相易畫同心之義是謂玩辭觀變之道舉上二爻以例爻之變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君子居其室以下釋中孚九二爻義君子之道以下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本義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説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　問言行君

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

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

著我有好爵二句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語录

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

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先生曰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有勞而不自矜

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

名者為善之故也　亢龍有悔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

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語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並易傳

廣漢張氏曰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

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會通　已上一條補

白雲郭氏曰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别為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於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

子以擬議為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於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戶庭无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

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蓋難盡為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於彖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於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為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聖人嘆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

无所見於易也尚且深明於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嘆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象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於斯其所未言者數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於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藉用白茅无咎大過初六爻辭也初

六一柔承四剛執柔處下而不犯雖柔无咎譬之置器茍錯之於平安之地斯可矣又藉之以潔白之茅慎之至也茅之為物雖薄而祭祀用之可謂重矣持是以往何以尚之明言行之當慎也勞謙君子有終吉者謙九三爻辭也坎為勞九三體謙以陽下陰勞而不自伐有功而不自徳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艮成始成終成功之象明言行之當謙也徳者言盛者也厚之至是也禮者言

恭者也禮自卑而尊人自後而先人故以恭言之君子之於謙也豈唯下人亦所以存其位存其位非固位有終吉也謙恭則其德厚矣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也不當尊位无位也乾見坤隱坤為衆无民也九三不應无輔也上九剛過亢滿不知謙降之道是以動而有悔違謙故也不出户庭无咎節初九爻辭也兊為口動於内為舌初應四出户庭也是為否亂之階初四易則乾君受言坤臣納

言離為明坎為難明言而有難不密之害也初四失位君臣失也初乾為君四坤為臣初為事幾成於四四失而難作害成也不出戶庭坎離象隱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言此以明不慎不密之戒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九三爻辭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為盜者不奪不饜故思奪之四坎為盜三四同象六三據非其位上慢也以柔乘剛下暴也上下惡之盜將聲其罪故思伐之離為戈兵三

四易位自上伐下也慢藏者誨人使盜冶容者誨人使淫无不自己求之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故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言此以明致恭可以存位慢則盜奪之伐之為不恭之戒舉上五爻以例爻之不變者也夫謙恭慎密又知夫不密不恭之戒則於言行也何有善易者也易豈止於文字而已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慎之至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君子慎密而不出釋節初九爻義　作易者其知盜乎釋解六三爻義並本義

右第八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卦爻之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二